

夏季的黄昏

蒋在

我和尹浩离开学校,他把从我们图书馆借的《后窗》那张DVD放在后座上。我告诉他今天我没办法送他回家了,只能将他放在学校后面山脚下的车站,晚上我要带月迪去面试一个新工作。

“月迪怀孕了。”尹浩对这句话并没有什么反应。雨后的湿气弥散在房屋的瓦片上,他按下车窗,望向房屋后面高大的冷杉树林,这里离海不远,植被长得葱茏。

“我知道。”从学校到市区会穿过一段幽暗的高速公路,在这段只有两条车道的路上,我能将速度提到70公里每小时,不用担心警察会把我叫停。尹浩点了一支烟,把手伸出窗外。失去工作后,他的体态又失衡了。我想他对自己的放弃,是从电子烟又回到过滤嘴香烟开始的。

尹浩过去是个硬汉形象。或许是因为他过去一直待在厨房,他的工作就是将躺在地板上热烘烘的土豆一个个剥皮后装进塑料桶里,失业前他还升过职,负责厨房采购工作。本来再这样干一年,他就能因为工作时间期满,拿到加拿大工签移民了。但是现在,他再找不到工作,签证就无法续签,半年后他就会被驱逐出境。

“他就没有要和她结婚的打算。”尹浩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很难把尹浩说的这个人和我工作区分开来。除了在学校里给学生上课赚点外快,每周的一、二、四下午6点至晚上9点,我还得接听各个地区打来的“自杀热线”。月迪的故事和夜晚听到的故事,并无太大差别。

尹浩把烟扔出窗外,将车窗摇了上来。“我告诉过月迪C罗的事,C罗从不结婚,将女人当作生育工具,生了一堆孩子,为自己的基因能一直能传下去。”

“我们都看得明白的事情,月迪怎么能看不明白?”

尹浩从后座的口袋里拿出一瓶没有开过的汽水。“可能她装看不明白。”他拧开后“嗝”的一声,混入导航仪里面让我在下个路口左转的男声。我扭头看了他一眼,可乐全洒在了他裤子上。他简单地拍了拍就喝起汽水来。他喝了几口后递给我:“你要吗?”我和尹浩、月迪虽然不分你我,但是还没有好到我们可以一同喝一瓶汽水。我挥一下手拒绝了。

月迪、尹浩和我初中同学。上完初一,月迪就跟着父亲来了加拿大,等到她父亲可以投资移民时,月迪已经年满18岁,失去了亲属团聚移民的资格,所以到现在还拿着中国护照。那时候她的头发烫得乱

糟糟的,经常把烟头戳在校裤上烫好几个洞。那时候她和尹浩关系不错。分别后,我再见到她时,她身上已经多了二十几个文身,还不加上后来的,她舌头的底部又文了“挣扎”两个字,她全身应该有27个颜色各异形状多样的文身。

尹浩和月迪后来成了大学同学,他们俩都说那是一所野鸡大学,在一个叫萨斯卡其湾的小城市。那里是一毛不拔的平原,在那里,无事发生。尹浩大学毕业后在餐馆打工,月迪为一家中国旅行社开旅游巴士。很难想象她那个娇小的身体能在那个贫瘠的土地上转动巨大的方向盘。

有一年他们一起回国,从温哥华转机时,温哥华让他们看到了辽阔和想象的可能。就这样他们将温哥华当成了梦乡。那一年,尹浩来温哥华时连住的房子都还没有找到。他带着女友山山还有他们的四件行李,就这样站在他们一无所知的城市给我打电话。我接听了他们,让他们一直住在我的客厅里。早上床恢复成沙发,夜晚沙发又恢复成床。

后来两人在Fido电信公司找到一份工作,每天对着商场里来往的行人推销电话卡。两个人过得很有热情,他们搬家后,我去他家吃火锅,才又意外见到了月迪。

月迪让我在家等她,她开车来接我。我在阳台上看见楼下停着一辆白色的奔驰,车牌还是外省阿尔伯塔牌照,这里距离那里要日夜兼程地开18个小时。我不知道她这辆车是从哪里弄来的,她上一周还在开着一辆两排座Smart牌车。她的奔驰车前面有一排接收了太阳能才能摇晃的娃娃,有米奇、米妮、唐老鸭错落地摆放在那里摇晃着脑袋。我说,这不是我们这个阶层可以开的车。她说你就别管了,上车吧。

陈太是台湾人。专门配备大陆学生进入各个高中学习,还负责安排他们的寄宿家庭。相比“陈老师”她更喜欢别人称她为陈太太。

“所以,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陈太太把月迪叫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并将办公室的门窗开了一个缝。我平日在陈太太这里兼职,却很少有时间在这个补习学校做过多停留。楼下的停车费是半个小时5加币,每次在她这里给中国学生上课,我都会掐着点走。

墙上贴着陈太太学校的介绍,以及她被邀请到各个高校演讲的照片,这是我过去都没有注意过的。看照片,那都是很多年前拍的,至少有七八年没有更新过了。

“调酒师。”月迪脱口而出。我没有听到陈太问什么,之后,陈太就出来让我也进办公室一下。

“你这个朋友没有做过教师。”陈太不知所措地看着我,又看了看月迪。月迪并不以为然。

我赶忙解释:“陈太,月迪雅思上个月考了8分,初中就来加拿大了。英语不错的。”陈太磨不开面子,迟疑了一会儿。我又说:“我上课时,可以让她来旁听做笔记。周四的阅读课不是我没办法带嘛,月迪可以补上。”

陈太迟疑地问月迪:“那你周四的时间没问题吧?”

我约上尹浩去月迪打工的酒吧,庆祝她又找到一份工作,又多增加了一份收入。夏季的黄昏是充满希望的。一切都在燃烧。从飞驰而过的豪车放出的音乐,划过道路两旁的树木,将世界一次又一次快速分割。街边餐馆里一个个被砸开了的牡蛎,配着小半柠檬被端上木桌。5点以前是我们最喜欢的时刻,酒水和牡蛎都是半价。夏日眩暈的雾气就这样扑面而来,一切都充满着希望。

月迪点了一杯不加酒精的鸡尾酒——“睡莲”。她说,这是酒吧开业时,让你取名的酒单。她从吧台后面抽出那张被打湿过又晾干过的酒单,让我们看看要点什么?

曾有一个酒保告诉我酒浓烈的是从上到下依次排列。最前面的都会比较甘甜,越到后面越苦涩。我手指来回地扫过几次才选了中间的一项,下面小小一行字写着它的配料:白兰地,可可甜酒,鲜奶油,冰块。25加币。

尹浩举起手中的威士忌,为月迪找到工作而庆祝。

三个杯子碰到了一块。尹浩没有问更多的问题,喝了一口后,把注意力转移到酒吧上方的电视上,那里正播放着他喜欢的篮球赛。酒吧嘈杂的声音让我们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只能凑近耳朵边交流。

“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我指了指她的肚子。

“他不愿意和我结婚,”她低头看了看肚子,把张开的双腿并拢来。“我没有把握。”她微微隆起的小腹在昏暗的灯光下,只觉得是一堆脂肪堆积在那里,那里面什么都没有。

我抬头看了看尹浩,尹浩对我们聊什么并不感兴趣,他只对我抬了抬眉毛,感觉我要对他说什么,他凑近了问:“要不要



再加份烤鸡翅?”

尹浩从失去工作开始,他就保持着这样的状态,白天去我工作的图书馆看碟,晚上来月迪的酒吧看球赛。我们都不知道他失业的日子会持续到多久,但好像他已经准备好被驱逐出境那一天的到来了。

月迪在送我回家的路上对我说,陈太给她的工钱是一小时10加币,这和清洁工的工资差不多。恍然间我才明白为什么陈太会答应月迪在那儿兼职,她能通过月迪,从学生的学费里面赚取每小时70加币的差价。要包装月迪对她来说并不是什么太麻烦的事,况且还有我来兜底。

我没有多说话。转头安慰月迪说,好歹你现在是坐着收钱。每两个星期你能从陈太那里领一张支票。起码每次还能给你这车加满油。

月迪笑了笑说,是啊。等我加满了油,我再全城去找工作。

是啊。那会儿,你就能把车开到更远的地方,会有更多的工作机会。

我们都笑了。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我看着后视镜,一排排的树木在镜框里变小又变小。好像只有在这个镜子里才这样。我想起赫塔·米勒在诺贝尔文学奖里的演说词,“别往后看,我不在。你既然看不见,也就碰不到。”

很快,那排树木消失了,我看见空旷的大地,华灯初上琳琅满目的城市,紧接着是一片海。我知道我很快就会到家。明天我又要准备新的教案,小心翼翼地算着停车时长和停车费,马不停蹄地逃离陈太的补课中心。回到家,从冰箱里取出剩菜剩饭放进微波炉。坐在空无一人的客厅里,接听一天之中的第一个,想要自杀的陌生人的求助电话。

这条森林中的铁路修建于四五十年前震撼了两侧青山当年站在铁路旁边围观蒸汽机车拖着长龙开过来的伐木工都变成了高大浓密的绿荫如今,运木材的火车消失了废弃的铁路变成景点,依旧在拉动民生当年扒火车出门远行的小伙子当年站在铁路边守望的小媳妇都成了长相厮守的古稀老人为减轻儿子的负担,种下各种果树向游客贩卖苹果、核桃、山楂、桑葚当我用镜头对准他们老爷爷抬头挺胸,毫不畏惧老奶奶以手遮脸,掩盖两腮的红晕

林中路

我身处汉语的茂密森林中有时像鸟儿在树梢上跳跃有时像小兽在树身间奔跑更多的时候,我是一个人需要披荆斩棘而行无法突破人与自然万物的界限在字里行间中任意飞翔、驰骋但汉语的森林浩瀚无边依然令我神往,不惜耗尽一生你看,风吹过来森林像大海一样起伏不停前浪开辟的道路,旋即被后浪抚平让每一条船初航时都能体验自己的波澜壮阔



林中铁路(外一首)

孟醒石

主题词写作——

林中路口

相遇

马亿

去年夏天,从互联网公司辞职之后,我搬到了北京南边最外一环,地图上显示最绿的那块地方。女友说工作不适合我,我可能患上了一种正在流行的被称为“工作过敏症”的疾病。她在著名的“第六精神病院”工作,见过很多奇形怪状的人。在这之前,她甚至给我买了一个简易的血压计,有好几次,当我的工作群里响起“待办提醒”的声音时,血压计上显示的数据就会明显提升。她说我需要亲近自然。

看房子的时,脸上长满粉刺的中介小哥不厌其烦地向女友炫耀,这里是“城市绿道”的所在地,是大北京的“肺”。中介小哥的识人能力很强,他显然是看得出来,在租房这件事上是女友在做主。所以中介小哥几乎视我如无物。但是他没想到的是,女友和我在这里住了还不到两个月便宣告散摊儿,她从大北京的“肺”搬回了“心脏”附近。

女友离开之前,曾严格按照“21天习惯养成法则”给我培养了一个具有哲学家习性的好习惯——饭后散步。在偌大的北京城,寻找一个称得上在各个地方都合适的理想散步地点并没有那么容易,如果你在北京待过,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而我们租住的小区楼下不远的绿道,一条林中路,就是这样完美的散步场所。要不是我散步,我就不会遇到那个女人。



有一天,我正沿着环绕绿道的小河散步,猛然看到河对面的长椅上坐着一个穿深紫色外套的女人。那天大概是工作日,长长的绿道上只有我和她。她的脸形让我想起了刚刚离我而去的女友,标准的鹅蛋脸,干净而白,虽然隔了一定的距离,但是我感觉她似乎是素颜。我也不知道当时是出于一种什么心态,也许是无聊,是内心深处对女友还未斩断的情丝,或是仅仅因为我感觉她还算漂亮,想距离她更近一点儿,都未可知。我穿

过木桥才看到,在她身前的芦苇丛旁边有一只橘猫在试图捕鱼,这只橘猫的圆脸上有不对称的白色斑块,跟我的橘猫布丁很像。她在观察橘猫。我在她旁边的长椅上坐了下来。

绿地、河流、橘猫、跃出水面的小鱼,有那么一个瞬间,我忘了自己置身何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产生一种强烈的感觉,我有一个分身,他想要我记住在那一刻的感受,也许这种感受会对我之后的某次写作中的某个细节有帮助。同时我又立刻同样强烈地厌恶这个自己,我提醒自己要自我警惕,要生活在真实的现实世界里,不要把这种虚拟的写作当作人生的全部,让自己陷入一种无尽的虚无里面。我就这么跟自己较劲,忘记了时间。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扭头看她,她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我的脑海里准确地蹦出了“凝视”这个词。她在“凝视”我,是海德格尔,是拉康,还是福柯,一堆没头没脑的散碎无意义的片段式的话语在我脑海里跳动。在北京,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像她一样用这种“眼光”来看我的人。她的眼睛里拥有的内容是我无法洞穿的,这一秒,我似乎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了一切,下一秒又觉得这眼光里什么也没有,她是以空洞吸引了我。

橘猫终于抓住了机会,趁着一条小鱼跃起的间隙,用猫爪把鱼打到了岸上,随后快速扑上去咬住了那条鱼,一溜烟带走了它的猎物。

她似乎是对我笑了一下。她从长椅上站起来,拿起地上装了一半儿的黑色塑料袋,从塑料袋里抓出来一小把什么东西,放在了刚刚橘猫蹲

着抓鱼的地方。从地上那一小堆东西的状态来看,很大可能是猫粮。她顺着河道边缘那条窄窄的水泥路往前走,每隔十几步就会停下来,从塑料袋里抓出来一把,弯下腰,放下,再往前走。女人行走和弯腰的动作之僵硬,行为之呆板,和她生动的脸庞和内蕴丰富的眼睛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让我想到写作中语言的陌生化问题,我觉得这个女人会给我的写作带来一些灵感,而这也就是她出现在绿道上的意义。

每次我散步回家(午后的散步是我每天惟一的活动),在我转动防盗门钥匙的时候,我就能听到布丁在门内隐隐的喵喵声,待我开门,它就会用牙齿轻轻拉扯我的裤脚,像是在对我撒娇,这种啃咬一直到我将它抱起来才会停止。有谁能拒绝这样一只善于撒娇的橘猫吗?有,那就是我的女友。女友不厌其烦地要我和橘猫之间做出某种排序和选择,她吃醋,连我对橘猫仅有的这一点爱都吃醋,但是她忘了,最初我是在她的恣意下才辞职写作的。刚搬来没几天,她又觉得写作者和猫这种动物很像,我应该有一只猫,于是她去绿道给我抓来了布丁。

女人出现之后,我在绿道的散步似乎是有目的,很多时候,寻找这个女人的身影甚至替代了散步本身。与此同时,毫无疑问地,我正在写的这个文本中也几乎同时出现了一个看不清面孔的陌生女人,而且随着故事的进行,对她的想象和寻找逐渐成为推动小说主要情节的最大动力。女人就像打地鼠游戏里的地鼠一样,虽然每周都

会出现两次,而且都是在下午,但是具体的时间点却是随机生成的。奇怪的是,每次女人一出现,我的作品就无法推动,陷入卡壳状态,只有我出门寻找而又没见到她的时候,我笔下的故事才能顺利进行。有好几次,她差一点儿就要跟我讲话,我感觉得出来。我的心里很矛盾,因为我总觉得只有在她不讲话不出现的时候,我才觉得有意思。我首先是不想见到她,其次才是想见到她,这话虽然有逻辑问题,但却是事实。

那天她的步伐有些奇怪,看着她像往常一样走远,我突然就有一种感觉,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她。我任凭双脚不知不觉地跟了上去。在绿地的出口,有一辆红白相间的车在等她,那辆车上印着“第六精神病院”。我呆呆地望着医院的车辆开走,似乎有些明白了,这或许是女友设置的一个圈套,或者是一个什么考验,她在跟我玩一种我还没弄清楚的游戏。

我坐到第一次遇到女人时她坐过的长椅上,坐了很久很久。

在第六精神病院的挂号处,我第一次看到穿白大褂的女友,几个月不见,女友似乎变得丰满了一些,看来她的日子过得不错。她笑嘻嘻地说,你来啦。她的意思好像是她一直在等我。我提起我们的橘猫布丁,她说她已经帮我挂了一个专家号,还动用了她社交小能手的魅力。我提起河边的女人,她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说就连她都没认出来。我什么也不说,跟着她踏上了长长的医院走廊。在走廊尽头,也许会有另外一条绿道,另外一条林中路。

Advertisement for Beijing Literature magazine, featuring a cover image and subscription information.

Advertisement for a fiction review column, listing authors and titles.

Advertisement for Yangzi River Poetry Magazine, featuring a cover image and subscription information.